

悲智雙運度有情

—再觀《法海：白蛇傳說》

陳昭伶

爲向同學們介紹宋代話本，文學史課堂中播放二〇

一年上映、程小東執導、李連杰主演的電影《法海》，雖已觀賞數次仍感動不已，老戲新唱叫好又叫座，實屬不易，與讀者分享法海之悲智，另追溯白蛇故事之演變。

《法海：白蛇傳說》劇情

電影劇情以金山寺住持法海收妖爲開端，接著場景轉至許仙於深山採草藥，不慎跌入湖中，千年白蛇精不忍憇厚許仙溺斃，立即潛入湖水救起許仙。白蛇日夜思念許仙，於是與青蛇一起下山幻化爲人形，自稱素素與許仙談情說愛、結爲連理，誓約長相廝守。

許仙調配草藥救人，素素一旁協助。法海發現許仙之妻爲白蛇精，念其善念助人，手下留情，並勸告人妖殊途，素素辯駁自己是真愛，質疑法海「和尚不懂愛情」。法海闡釋真愛不是佔有；真愛是自己流淚，不要讓

他流淚。

素素執意不願與許仙分離，在端午時節不慎喝下雄黃酒，在房間內現出原形，法海帶弟子前來收妖，許仙在慌亂中不慎以法器刺傷白蛇，白蛇淚眼汪汪注視許仙後，才負重傷逃走。

許仙得知實情後爲救治白蛇，前去雷峰塔偷出仙草，不幸的是他在取出仙草的同時，也釋放了被鎮壓的妖靈，無數的邪惡妖靈全數附身於許仙之身，法海爲救許仙而將他帶回金山寺中，集結全寺高僧，設下羅漢大陣欲幫許仙淨化妖靈。

素素恢復元氣後，與小青急忙趕到金山寺要人，法海說明許仙情況後，素素仍決意要見許仙，與小青聯手召喚海嘯巨浪淹沒金山寺，和尚們搶救經書不及，逃難不及，素素成功突破防線前往大殿，強行中斷羅漢陣使許仙失去了記憶，認不得素素。

遭受如此大打擊，讓素素將怒火指向法海，再度展

開大門法，盛怒的素素化身千百隻白蛇咬傷法海，氣若游絲的法海不支倒於佛頂，望著被水淹沒的金山寺，法海感歎一生護法，除妖救人，何以招來如此大的法難？

當下頓悟自己法執太重才導致這場災禍，再端身正坐以無邊法力收伏白蛇，封入雷峰塔中。

困於雷峰塔中的素素哭喊著要見許仙，向佛祈求再見許仙最後一面，法海念了一句「我佛慈悲」後，抬起雷峰塔讓她與許仙相見。即便許仙已失去記憶，素素領悟真愛是「我一個人流淚」，素素如同初次見面時那樣的深情一吻，喚起許仙記憶，無奈時間已到，素素再度被吸回雷峰塔，從此兩人永遠無法相見。許仙於塔外陪伴著素素，直到永遠。

老戲新唱

白蛇傳是家喻戶曉的故事，成為每年端午前後熱門戲劇，也是華人最熟悉的傳統傳說故事之一，重新翻拍必然要有新意，才能再創佳績。這部影片為第六十八屆威尼斯電影節展映單元的影片之一，曾獲西班牙西切斯電影節「最佳貢獻獎」，成功之處為主題、結構、人物形象、場景等方面。

該電影的主題為修行與愛情真諦，由此展開兩條線

進行，一是法海護法與助人，強調出家人修行與度人並重，即修行應悲智雙運；一是許仙與素素的相識相愛，展開動人的愛情故事，闡明愛情真諦。

法海與素素、許仙的形象相當成功，三個主要人物皆為圓形人物¹。法海一心一意除妖助人，絕不允許人妖相戀，必除之而後快，在金山寺的法難後，他卸下法執重新出發，也領悟度人應以慈悲為要。飾演法海的李連杰是位虔誠佛教徒，使此劇情節更符合佛法，不似以往戲劇使人感到和尚是負面人物，不通情理的一昧拆散許仙與白蛇。

此部電影的相關製作人員，必然用心考據佛家修行次第，刻意凸顯法海之悲智，不使世間男女誤以出家修行者皆為寡情者，職是之故，片名以法海為主，成為這部影片成功的最重要因素。

素素執意自己是真愛，與許仙是兩情相悅，企盼長相廝守，不理會法海之警告，反質疑法海「和尚不懂愛情」。對法海闡釋真愛是「自己流淚，不要讓他流淚」。她原先不予理會，最後即便許仙已失去記憶，素素仍深情的擁抱許仙告別：「你不要傷心，我不要你哭，我一個人流淚好了。你不記得我，沒關係，我記得就可以了。」素素的真愛感動世間男女，使故事傳唱不已。

許仙從頭至尾保有其憨直，似乎屬於平面人物。然其失憶的情節相當耐人尋味，當其忘卻與素素之濃情蜜意，往昔「兩情相悅」即刻煙消雲散，不爲情所困、所惱、所傷，不爲「愛別離」與「求不得」所苦。不由地敬佩編劇者之用心，讓此劇情節蘊含更深佛理。

場面浩大波瀾，有實景搭設的大場景外，大膽創新運用炫目特效，使金山寺建築壯觀雄偉外，法海數度與妖靈鬥法，浩大場面憾動人心，尤與素素之大鬥法，海嘯巨浪從四面襲向金山寺，驚心動魄的場面乃邀請好萊塢頂尖特效團隊製作，讓浩劫場面磅礴逼真地呈現於大銀幕，使傳統故事呈現更恢宏格局，也獲第四十八屆金馬獎提名「最佳視覺效果」。

白蛇故事之緣起

追溯白蛇傳之起源，杭州西湖有三座石塔，乃據傳說故事擴展而成。明朝人記載宋朝蘇軾所建，可知三塔傳說故事最晚起於北宋，同時盛行於杭州。

《六十家小說》第三卷收錄宋代話本〈西湖三塔記〉，以有關三塔的傳說爲依託，勾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輪廓，它是白蛇故事早期形態。故事敘述西湖有三個妖精，白蛇精化爲白衣少婦，水獺精化爲黑衣婆婆，烏雞

精化爲小女孩兒，名叫卯奴。

宋孝宗淳熙年間，杭州有位青年官員，姓奚，擔任閣門宣贊舍人，人稱奚宣贊。奚宣贊趁清明節至西湖邊遊玩，救了迷路之卯奴，並親自送卯奴返家，白衣婆婆帶領他們到四聖觀旁的一戶人家，卻被卯奴母親白衣娘子扣押住，準備挖了奚宣贊的心肝來下酒，在卯奴的幫助下逃回家中。白衣婆婆第二次再找來奚宣贊，卯奴又救走了他。

奚宣贊的叔父奚真人是龍虎山道士，施展法術捉住三個妖精，然後在西湖當中建造三座石塔，將妖精鎮壓於塔下。

在先人想像中，妖精的最大特點是既會迷人，又會吃人，話本編者正是依據這觀念，塑造了老、中、青三代女妖的形象。但妖精既然與人交往，就很自然地沾帶上了人的某些性格特徵，如白衣少婦的兇殘與豪爽，有點像江洋大盜；黑衣婆婆效忠白衣少婦，像個忠實老僕；年幼的卯奴則善心未泯，知恩報恩。妖精開始具備人性，就爲後代作家進一步改造這個故事，提供了必要的條件。

《雷峰塔》的不同版本

杭州西湖除三座石塔之外，附近的雷峰之上，還有

著名的雷峰塔，是五代時吳越國王妃所建。

明朝民間藝人講唱此故事時，將西湖三塔換成雷峰塔。馮夢龍《警世通言》第二十八卷，收錄一篇明朝話本《白娘子永鎮雷峰塔》，其中男主人公是生藥店主管許宣²，他的名字與奚宣贊聲音相近；女主人公自稱白殿直之妹的白娘子，她就是宋朝話本《西湖三塔記》中的白衣婦人；另有一名婢女青青，是青魚精，可能是由原來的水獺精、烏雞精合爲一，她在後代作品中又變成了青蛇精。白娘子與青兒最後均被鎮江金山寺的法海禪師制伏，鎮壓在雷峰塔下。

明清白蛇故事的傳奇出現不同版本，明朝萬曆陳六龍編寫《雷峰塔》（看山閣本）傳奇，是最早整理的文字創作流傳的戲曲，他只寫到白蛇被鎮壓在雷峰塔下，並未產子祭塔，「方脫稿，伶人即堅請以搬演之」，「一時膾炙人口，轟傳吳越間」。可惜此劇本已失傳。

清朝乾隆三年（一七三八），黃圖珌改編的《雷峰

塔》傳奇出版。方成培認爲黃本「在知音者翻閱，不免攢眉，辭鄙調訛，未暇更卜數也。」後來又出現的梨園舊抄本，是廣爲流傳的本子，有白蛇生子之情節，現存

本曲譜已不全。

乾隆中期，又出現兩種《雷峰塔》傳奇新版本，一爲梨園舊抄本；一爲水竹居刊本。清朝乾隆三十六年（一七七一），方成培改編了三十四齣的《雷峰塔傳奇》（水竹居本），豐富了劇情，該戲大爲增色。白蛇故事的主線綱架自此大體完成。方氏稱：「原本曲改其十之九，賓白改其十之七。」而這齣戲的本子，在乾隆南巡時被獻上，因此有乾隆皇帝御覽的招牌，使得社會各個階層的人，沒有人不知道白蛇故事。

道光年間以後，白蛇故事被移植到京劇與各種地方戲當中，成爲中國範圍內流行最廣的劇目之一。

晚出的這些劇本，情節較明朝話本更曲折，白娘子與青兒的妖氣逐漸減退，開始具備市民階層女性的某些特徵，如對真摯情愛的追求，以及對封建惡勢力的蔑視等。

這個故事經過了近千年演變，除了故事情節不斷豐富外，人物性格也在逐漸演變。

金山江天禪寺

鎮江金山寺因白蛇故事聲名大噪，尤「白娘子水淹金山寺」的情景，更讓廣大讀者、觀眾，對金山寺有很

多想像空間。

金山原是屹立在長江中的一個島嶼，由於長江改道，至光緒年間金山逐漸與南岸相連。

金山寺始建於東晉時代，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，原名澤心寺，唐朝時稱金山寺。寺院建築風格獨特，殿宇廳堂、亭台樓閣依山而建，形成「金山寺裏山，見寺，見塔，不見山」的獨特風貌。卅餘處景點都有一段動人的神話和傳說，令人回味無窮。因此，有人說「到了鎮江不去金山，等於沒到過鎮江」。

數年前，有幸與玄奘大學師長參訪金山寺，記得知客師從大雄寶殿開始導覽該寺，特地說明兩件事，第一、寺名為「江天禪寺」，清康熙帝於一六八七年秋登臨金山，因觀其上接蒼冥，下連洪流，江天一色，故賜名「江天禪寺」。第二、「白蛇傳」的故事是虛構，法海和尚曾於該寺修行，卻未曾與白蛇鬥法。

登上金山，進入「法海洞」，虔誠問訊法海和尚坐像。步出洞口，眺望滾滾江水，不由地景仰歷代文人浪漫情懷，於歷史洪流中不斷增益情節，共創此淒美愛情故事，深植廣大華人記憶，成為每年端午前後熱門戲劇，在全球華人緬懷屈原悲憤之餘，多了份浪漫情思！

註釋：

1. 佛斯特《小說面面觀》（志文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）中，提出「圓形人物」與「扁形人物」的概念。扁平人物依循一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被創造出來，只存有單一思考、單一性格。圓形人物依循的理念或性質超過一種因素，人物有複雜的心理發展和情緒起伏，讀者從不同面向來觀察圓形人物，亦對他有不同評價。
2. 明朝話本白蛇故事的男主角名字是許宣，後來才慢慢變更為許仙。

智慧生活法語：

人生不必太計較，人生是來體驗的，這個世界所有事情總是有一得必有一失，愛情可以給你歡樂，但也會給你痛苦；財富可給你享受，但也會給你苦惱。當你得到八分快樂，失去也會有八分的痛苦，總數幾乎是一樣的。即使你擁有全世界，也只能日食三餐，夜寐一床，一百道菜，也只能撐飽一個胃。